



讓原住民族語長出未來—— 台灣原住民族語新創詞、翻譯與新概念表達

原住民族言語の未來を育てる——台灣原住民族言語の新造語、翻訳、新たな概念の表現
Lett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Grow a Future:
Neologisms, Translation, and the Expression of New Concepts in Taiwanese Indigenous Languages

文・圖——蔡愛蓮 Lijmeg Patadaj (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達瓦達旺教會主任牧師)

在原住民傳統生活環境，長輩將大自然的環境當作是自己家人般的尊重，每一片腳踏的土地，每一個可見的植物、每一隻飛翔的鳥兒都有賦予它們的有趣、有意義的名字。

從「沒有詞」到「如何說得好」

但時代變遷後，引進許多沒有看過、沒使用過的物件，甚至現代科技用品進入部落，要如何為新世代的物件命名，就成為部落的難題。最初，有某些部落就將家用電話創新詞為 ljingas（電線）或音譯為 tingwa（電話），而現在出現更多現代概念詞彙，如網路、人工智慧、半導體、Podcast、自媒體、雲端、演算法、社群平台等，考驗族語的創新詞。

有幸於2016年擔任「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」排灣族語翻譯；總統道歉文中，提到有一本《臺灣通史》：「臺灣固無史也。荷人啟之，鄭氏作之，清代營之」一句，這是典型的漢人史觀，而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詮釋，族語創新詞不容易。

另外，總統道歉文中，提到的詞彙，如「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」、《原住民族自治法》、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》、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》等法案名稱，翻譯更為困難。因為新創詞不只是要形式上正確，也要讓人感到自然、不陌生，新創詞不只是語詞對應，也要能文化理解；如何將族語從「沒有詞」到「如何說得好」確實是重要的課題。因 每一個新創詞，都不是單獨誕生的；它的背後，其實牽動著整張族語的網，也說明了一個族語能否進入未來，往往取決於它能否有能力表達新的世界。

翻譯不只是語言轉換，更是文化、世界觀的理解

在翻譯的原則「信、達、雅」之下，要忠實原文又要通詞達意，且要文詞優美，但面對翻譯不同國家語言時，會遇到文化差異上的專有名詞而需要



創族語新詞，為不失原意或為了延伸文化意義，就需要更深度理解語言轉換中文化、世界觀的正確詮釋。

多年前曾翻譯《灰姑娘 sadirilla》與《國王的新衣》兩部作品，均榮獲「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學獎—兒童文學翻譯獎」，也確實發現有關文化、生活環境不同的翻譯難處。例如，童話故事常出現馬車，但排灣族沒有馬車，就用靠近馬車的 palidring（牛車），因為 palidring 族語意義是指載物、載人的工具（牡丹鄉族人也用 palidring 稱一般轎車、自家的交通工具），用排灣族人熟悉的文化理解轉換語詞。

又如《灰姑娘》這本書，在翻譯時即思考，若直譯「灰姑娘」就會失去本文的意義；意譯又會讓文章失去美感。最後決定直接參考灰姑娘的原文，sindirilla（譯為仙杜瑞拉）為主題，覺得具時代性，思考往台灣原住民族人後輩，對 sindirilla 這個故事，用排灣族語既有的語詞連結於跨文化的故事理解；確信族語翻譯本身不只是工具，是文化、價值觀深度內涵的傳遞。

另外，現代人熟悉的7-11超商，傳統的商店是 siubay，為了要準確表達一般商店與7-11之不同，剛開始部落用「開到天亮的

因為新創詞不只是一要形式上正確，也要讓人感到自然、不陌生，新創詞不只是語詞對應，也要能文化理解；如何將族語從「沒有詞」到「如何說得好」確實是重要的課題。



長者以族語教導青少年以月桃葉編織草蓆，將族語落實於生活中。

siubay」，但會給人錯覺，信、達不夠到位；但後來大家也習慣用seven稱7-11，雖然部落老人家都說「洗門」，但大家也能理解。

2020年民間疫情很嚴重時，很多人在思考疫情的翻譯，但是部落對疫情（會散佈的傳染病）有傳統族語的用法 ljayar，有共通的 ljayar（疫情）的族語，大家很快就接軌當下用詞的意境。



族語教材或族語詞典已建立，並廣泛運用在教學或生活中，這些努力使族語進入學校體系，也為語言保存奠定重要基礎。



創新詞、翻譯使族語樹茂盛

我們了解「新創詞」不是只有翻譯問題，而是整個語言系統的問題」。因此檢視「新創詞」翻譯的實況，看到新創詞及新表達概念是「族語織網」互相連動的意義。

「新創詞」是現在重要又緊急的族語工作。據了解原民會有提供新創詞的平台，但是平台的流通性是否有效？新創詞的翻譯結果是否有公開，讓族人參與討論、檢視，並正式的公布給族人，讓新創詞成為大家公認合適並普遍運用呢？例如，新創詞之「衝浪」之詞，翻譯為kipaqaljuqaljudj

（隨著浪漂流），對族人而言溪谷的水流向，

都是順溪往下的概念，感覺kipaqaljuqaljudj詞就與衝浪的意義剛好相反。

現在政府部門有許多必須新創的用詞，大至國家機關的名稱，小至部落日常。如文化健康站常用語「復健、藥物副作用、慢性病照護、緊急聯絡資訊…」等，都需要大量的創新詞。期許可以有公開的平台，建立新創詞的原則與定義，讓族人習慣使用，對族語有大量、普遍性的了解與善用，使族語大樹日漸茂盛。

「新創詞」翻譯中的「音譯」，直接借



蔡愛蓮（前排右一）到三地門鄉原苗幼兒園，用族語說故事給孩童們聽。

用外來語音。如現代常用的：Wi-Fi、AI、網路、半導體、Podcast、自媒體、雲端等。音譯式簡單易懂，容易被年輕世代接受，但新創詞若長久使用音譯，也可能會削弱族語本身的文化特色。而「意譯」，是用族語描述事物的功能或意義，意譯法的表達會比較貼近文化上的理解，但有時句子較長也不易流通。

再則是「文化延伸」，也是最具價值的一種方式。「新創詞」不只是單一詞彙問題，也不是單純翻譯，而是以族群既有的世界觀重新理解新事物。只是族人遷移都市居住，對文化理解有限，如斷了根藤蔓，難以延伸。族語在漸漸地建立系統化過程，新世代要有新族語概念，在族語上施肥、澆灌，使族語更有能量、繼續成長。

澆灌、施肥使族語教材與詞典增頁

族語從口說到文字化，經過多年建立族語教材的過程，完成十二階教材編輯，及族語E樂園多元的學習工具。最初為了搶救族



2025年蔡愛蓮（中）與孩子們在第9屆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學獎頒獎場合合影。

語，建立各族群的族語教材。在政大安排工作場域，各個族群、不同語系，集合於同一時間、同一地點，一起完成既定的教材編輯工作進度。同時，也在推動族語詞典的建立，族語詞典的建立也是隨著計劃進行，有限的人力與時間限縮，要建立完美的收錄各語別、各部落的用詞，適合大家共用的詞典，也是不容易。

回頭想一想，為了要以最快速度完成系統的教學教材、建構可用的族語詞典，對現在的族語環境建立是不可或缺。族語教材或族語詞典已建立，並廣泛運用在教學或生活中，這些努力使族語進入學校體系，也為語言保存奠定重要基礎。而今，族語樹木已建立，需要藉著澆灌、施肥，讓族語教材與詞典繼續增頁，讓族語枝葉更豐滿、艷麗。

繽紛的果實，要種子落地才能傳承

全國語文競賽，像是結滿繽紛果實的一棵樹。有舞台就有舞者，全國語文競賽是學校每年的重要大事，而族語比賽是從地方選

拔到全國競賽，熱絡的族語學習場域。全國語文競賽的現場，朗讀、演說的比賽，學生們盡可能事先預備自己的講稿，而最具挑戰的是情境演說；拿到自己抽籤的主題，在有限的族語語彙中，盡可能說出漂亮的故事。比賽的學生之中，創意的族語使用，幾乎都是用形容詞，而非新創詞的詞句。筆者有感新創詞之推廣與建立，仍需要更多的努力。

筆者當裁判的觀察，每一年得獎的學校，幾乎就是固定的那幾所，因為比賽的內容幾乎都可以預先背誦，曾多次參加比賽的同學就佔了優勢；如果讓全國語文競賽有更多競賽項目，例如：如何在家庭中對話、社群裏互動、教會禮拜與專業領域等團體競賽項目，都是語言得以活用的重要場域。

從「保存」走向「創造」

當我們在思考「族語如何呼吸」，「族語如何跨世代行走」，族語的發展不應僅停留於保存，而需邁向創造。在努力使教材、詞典繼續增頁、並強化生活中新創詞的使用之餘，使族語回到家庭、社群與日常互動之中，當族語能被教、被用，也被創造，它才是真正的活著。◆



蔡愛蓮
Ljumege Patadalj

屏東縣春日鄉古華里人，排灣族。1964年生。台南神學院牧師學博士。現任基督教長老會達瓦達旺教會主任牧師，曾任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12階教材編輯委員。身兼牧者、文學創作者與教學者，長期關注原住民族語言復振、生命書寫、部落文化傳承與當代信仰實踐。多年來持續從事族語文學創作，作品涵蓋小說、散文、新詩與翻譯，並曾多次獲得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學獎。